

带着老爸访下庄

方有成

捷径。可是,当自己驾驶越野车从河边爬到千米以上的朗子山,走完有水泥路面有护栏的公路后,迎面而来的是碎石路面,且越来越变窄。

不到两公里,便来到了悬崖壁挂公路。此时才发现,公路确实是悬挂在绝壁上,上不着天下不着地,碎石路面只有三米左右宽,里边是岩,外边是悬崖。让人心惊肉跳的是,公路外边既没有铝合金防护栏,也没有石质水泥防护墩,更是连一根草一棵树苗都没有,有的是垂直千米以上的万丈悬崖,有的是车轮碾压大小不一碎石让人心生恐惧的响声。

车子载着我们在壁挂公路上“走钢丝”,坐在副驾驶位置的老爸看到如此天险,忍不住发出惊恐的叹息声。原本上山之前曾暗自设想,万一实在太危险了可调头折返。但现在却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让车子调头。不得已,除了象动员员上场前暗自进行深呼吸放松调节自我外,那就把稳方向盘,踩稳刹车,同时一再提醒老爸千万莫紧张莫惊叫,也莫去看车外的悬崖。然而,就在自己度时如年的“走钢丝”时,却还两次遇到会车。原本右行的我,应停车崖边会车,但实在心生巨大担忧,只好难得一处择宽停车左边紧靠岩脚。而车斗上座了五六个人的对向皮卡车不仅崖边潇洒而过,其车上的人还好像善意地笑着我胆小呢。就这样,如履薄冰颤颤惊惊大约一个小时,终于跨过人生最危险的几公里长的路段,来到中嘴坡水库坝坝,然后进入了宽敞无比的水泥公路来到阮村。这边的公路之所以要宽敞许多,是因为需运送电站大型设备而建。过了阮村再停车回望刚才经过的天险公路时,老爸连续好几次叮嘱我,以后天大的事再莫去走刚才那段路,实在是太危险了。此次历险后,我几乎缝人便说,没有正教授职称的驾驶员,根本不敢走棕树坡三王阡。但时任竹贤乡脱贫攻坚指挥长的县人大副主任蹇兴银却笑称,自己经常驾车去下庄,因为要省时省油不少。

经过阮村不久,便来到了下庄村村口。我是第四次到村口(第一次没进村),跟老爸介绍说,这就是全国有名的下庄村。经历了刚才的险路,脚踩着下庄村的天路,目睹着修建天路牺牲的六位农民兄弟的牌位,老爸禁不住赞叹说,下庄人

确实不简单确实不容易。这么大的山这么深的沟里面还住的这么多人。好在只要有土,就可以种庄稼,就可以养活人。

夜幕降临,历经千难万险,我们父子俩终于来到了下庄村中心三合院。三合院农家乐老板杨元顶热情接待了我们。可因为下庄成了全国“网红”,游客和“取经”人员络绎不绝,低楼层床位没有,只有三楼有房间。不得已,哮喘不轻的老爸下定决心,象登山一样歇了两次才爬上了三楼,并不再想下楼。

次日清晨,我们早起。要带着老爸迎着朝阳看下庄,昨晚洒了几颗雨,加之地处中山,清新空气中带着几分湿润,早已没有昨天低山的暑热啦。老爸象侦察员一样,抬头远眺下庄对面的大山,高与天接,陡峭无比的山岩上,杨元顶介绍说那里还有一条人行道。再回头望下庄天路,老爸惊叹说,妈耶,这里还住这么多人!杨元顶又说,下庄后面也有一条“手把岩”路,公路没通前,祖祖辈辈全靠这“手把岩”路上下。现在好啦,和过去比,一个在天上,一个在地下。

“杨老板,村支书行毛相林在家么,我和老爸都想去见见”。“在家,他昨天才回来”。于是,我带着老爸经三合院侧边梯道,没几步便是毛相林的家。只见毛支书土墙瓦屋整洁如新,泥土院坝也平整如一。毛相林和他妻子各自端着一大碗面条,坐在堂屋门坎门凳上呼呼地吃着。没几分钟功夫,吃完面条的毛支书带着我们父子去参观他的老屋。我给毛支书介绍说,这是我爸爸,种一辈子田还能打石头和杀猪,是一个标准的农民,专程来看看你这个全国模范,也来向你和下庄村人学习。毛支书和和气地说:我也是个农民!然后,非常乐意地与我们集体和单独合影留念。

我们跨入毛支书老屋。只见堂屋置放了好几条长凳,墙上有几样不大的标识,象是一个小小的教室。楼上柜子上墙上,存放有家里曾经用过多少年的家当货具,什么锄头、抓子、收录机等。看到与家乡农具大同小异,多年没有下地干活的老爸格外亲切,这里瞧瞧那里看看,甚至还着意用手去摸了摸钻子手锤,因为他自己年轻时打过石头,也集体修建过梯田。

参观完毛相林家的老屋,便来到下庄人事迹

陈列馆。时间尚早,陈列馆还没有开门,我们先在陈列馆前的广场观看新近建成的石刻墙。诺大的石刻墙上用浮雕方式,呈现出下庄人战天斗地的创业精神。经毛支书联系,不一会陈列馆大门提前打开了,管理人员打开了全部照明电灯。

进入陈列馆一楼大厅,迎面而来的是泥塑雕刻,一位手持钢钎的农夫,站在绝壁前向大山开炮的形象。墙上悬挂的是毛相林支书接受习近平总书记颁奖的感人画像。见此情景,心情激动的老爸要求在此留影。在管理员的帮助下,我们父子集体和单独留下难忘的一刻影像。来到二楼,展示有当年修建壁挂天路使用的工具,那一根根钢钎,一根根草索,一双双磨破底的草鞋胶鞋,犹如当年万丈悬崖上气壮山河的号子回响,让每一个人无不为之感动为之动容。而当老爸看到毛支书获得的奖章奖状时,老爸更是细细地看了一遍又一遍,这就是总书记颁给毛支书的奖章,说明下庄人这个当代愚公的群体得到了总书记的赞扬,也是全国学习的榜样。

“确实不简单,全国模范名符其实,值得学习”。离开三合院返程的路上,老爸意犹未尽地说。同时,他再次严肃地提醒我,今后就是有天大的事,莫要走昨天那段危险路。出于对父亲的无条件尊重,一面口头答应要得要得,一面又说,那段危险公路要是硬化了加装防护栏后,还是可以去的。老爸再没有吱声。

当代愚公下庄人,感天动地。已去访问过三次的自己,近闻重庆电影集团和重庆日报集团等部门联合投资几千万元,以下庄人为原型,拍摄电影《开山》。而这部电影的外景地就搭建在下庄村对朗子山反背大峡村。待天气暖和,我还将带着老爸去看看电影拍摄现场呢。

作者简介:方有成,忠县人,巫山县经信委干部,重庆商报驻三峡记者站记者,出版过新闻、文学和摄影著作四部。



诗雨

巫山记忆 (组诗选)

罗小凤

巫山的云

你从元稹笔下出逃
挣脱平平仄仄的樊笼
你已在巫山十二峰间来回跋涉一千多年

我终于在这里与你相遇
你挽着我,拒绝了人间烟火

和着轻风,檐漏滴答,滴答
反复讲解你的故事

你说,一千多年里人世对你的阐释
都是误解

说完,你在巫山的雨里一转身
飘向唐诗宋词的深处
我追着你的身影,迷失了方向

巫山的雨

这一阵雨,淋湿了巫山沉醉一千多年的梦

喧闹的文人骚客们,轻点,再轻点
别惊碎了神女的梦境

那些红叶,那些云雾
在雨里更是楚楚动人,蠢蠢欲动

相机们来不及避雨 匆忙慌乱地
涂抹一幅幅绿也红也肥的印象画

雨刚在巫峡的门口拐弯
神女在梦里一个翻身,随手关上了尘世的门

作者简介:罗小凤,笔名罗雨,诗人,评论家。作品见诸《诗刊》《诗选刊》《星星》《诗歌月刊》《文艺报》《羊城晚报》等各种报刊。



甘愿平凡

周善梅

早在九十年代,李宗盛的一首《凡人歌》唱红大江南北,很多人都会哼唱开头的两句:“你我皆凡人,生在人世间。终日奔波苦,一刻不得闲”。好歌最抓心,短短四句道出了凡世苍生的无奈。

在万物中,我最欣赏的是水。水能因地制宜呈千姿百态。冰川林立,沉睡千年。高山流水,绵绵成韵。碧绿深潭,平湖如镜。在天空幻化成各种云彩,落地之前还与梧桐窃窃私语。做人亦同,你处在什么环境,就得与周遭和谐统一,顺应环境,方能生存。水在各种容器里都变成了容器的形状,不固定为一种模式。

它来自最高处,俯视万物。流至低处,只有水才知道人间最低的地方垂直距离讲,水是站在制高点俯瞰人间,体恤万物生灵。从水是最谦卑的自然之灵。

如果我是一滴水,我更愿是一条小溪。化作涓涓细流,随意披散在山谷间,作清泉石上流。逢岩石叮咚回响,遇平地成绿荫一潭。与山花飞鸟流云为伴,没有纷扰,没有压力,尽享清福。

幸福有两种,一种是鸿福,一种是清福。鸿福是声色犬马、资产雄厚的大福。我无福也无能消受。清福是清静淡雅,小家碧玉的小福。小福是“一单食,一瓢饮”却不改其乐为满足。小福是坐着庭前花开花落,笑看天边云卷云舒的闲适。一生不求大福大贵,只求自在安宁。

凡人的生活应是怎样的状态?窃以为,遵从时令气候的变化,春养肝,夏养心,秋养肺,冬养肾。遵从自己的内心愿望,喜怒哀惧,皆形于色。遵从社会的规则秩序,达则兼济他人,穷则独善其身,可以自己因顿窘迫,但绝不可殃及他人。

凡人需有份内之事以养口,说严肃点就是职业。职业无所谓好坏,就像青菜萝卜各有所爱。首先看你适不适合这个,再看你热不热爱。如果你喜欢,且为之幸福,这个职业就是好。

凡人需有空心。潭影空人心是佛门禅理。心放空,身才轻。这种心境是静若处子动若脱兔的动静随意、收放自如。是不卑不亢的清醒自知。坐井观天的故事从小就知道,但总是在不断重复犯着井底之蛙的错。老子的知黑懂白教会我们,不要轻易指责别人的错,尽量看到对方的好。这世界之所以美好,是因为玫瑰花多于刺。

平凡不可怕,只要这平凡不平庸。



《平湖轻舟》

卢先庆 / 摄



不久前回老家,闲暇无事,突想何不沿着小时候放牛的足迹,去找寻几十年前还依稀弥漫在山林间的那份童趣呢?

走过田垌,跨过沟坎,在努力捕捉童年记忆的时候,突然找不到过去山间的羊肠小道了。茂密的丛林已是遮天蔽日,记忆中的大石包、小山洞也已经被郁郁葱葱的灌木藤萝掩盖。只是各色的杜鹃花在骄傲地绽放,糖果刺花浓郁的香味沁人心脾,各种不知名的小鸟在林间吵闹不休。穿过一片山林,便是一片开阔地带,这便是我们小时候放牛放羊的主阵地了。过去的一大口庄稼地现在早已是荒芜一片,小灌木丛生,杂草遍地。

站在一棵树下,我记忆的短片在飞快的链接,总感觉似乎缺少了什么。思忖一会,突然想起了原来这里是一大片油桐树。可眼前那熟悉的枝干、熟悉的白花儿、熟悉的圆圆坚果不在。努力寻找,只在一山脚边,还幸存一棵不大、且是歪脖子的油桐树了。

其实在我们这里居住的人们都应该知道油桐树的。几十年前,油桐树在这里曾经大面积的栽种,因为它是一种经济林木。当时在包产到户的时候,每家每户几乎都要分几棵油桐树。一到了

又见桐花开

王吉平

秋天满树挂满了桐子果,然后采摘下来,剥出里面的桐子核,再晒干卖钱补贴家用。如果家里油桐树多的,一年下来收入还不菲呢。

在我的记忆中我们都曾经有过捡桐子卖钱的经历。但孩提时代,特别是放牛娃成天就是顽皮、恶搞。在一个小山包上,有两棵比较粗壮高大的油桐树,那时候我们把牛羊赶上山后,就几个一伙的在这里爬上楼下,日积月累,把几根树干都摩擦的光溜溜的。童趣无邪,小时候很少主动想到为父母、为家庭分担一些贫困压力。桐子在逐渐成熟的时候,圆溜溜的很是好好好玩,也是我们最好的嬉闹武器,尽管经常挨长辈们的咒骂,但过后依然如日的用桐子扔来打去的。有一次,我们几个在油桐树下遭了大殃。紧挨着油桐树的是一棵高大的花栎树,一个同伴发现了上面有马蜂筑的马蜂窝,形如一个坛子状。我们爬上树去侦察了一下,一个大的同伴问我打不打?我毫不犹豫的说打。我们每个人摘了十来个桐子,然后一声令下,一起朝马蜂窝打过去,

由于距离不远,准度极高,马上就见马蜂窝上面大穿小洞的,看着这成就感太爽了。正高兴之余,突见一大群马蜂倾巢而出迎面直扑过来,我赶忙借助大片厚实的油桐叶作掩护,纹丝不动。另外两个由于暴露被马蜂蜇了嗖嗖的翻下树去,抱着头撒腿就跑,目标引开了,我也是挨了零星的两下。他们两个后来身上蜇了十来下,第二天头也肿了,身上也肿了。现在想起甚是后怕,好在当时马蜂“剑下留情”,要不那个后果就不堪设想了。

油桐树宽大厚实的叶子也算救了我一命。其实,桐子叶还有最主要的用途就是包裹蒸玉米粩、麦子粩、荞面粩。每到端午节前后,家家户户都会做这样油桐叶包裹的粩粩,把蒸锅盖揭开,散发出格外的一股清香之气。尽管现在大街小巷都有这样的粩粩叫卖,但吃起来总是吃不出小时候那种令人神往的味道。

油桐花还有一特殊的指令性警示。我老家是产煤之乡,在我们记事的时候,山脚溪沟边到

处都是小煤窑,但如果到了油桐花遍开的时节,进洞挖煤的工人就会自动歇业半个月,原因是油桐花开时煤窑里的煤气加重,很容易发生燃烧爆炸。当地人总结出来的经验,也没有哪个敢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,自觉遵守这一特殊的警示。

过去漫山遍野到处都是油桐树,不知何故,现在却难觅踪影了。也许是物种的自然淘汰,也许是现在桐油的价值不大,尽毁不补。所以偶尔见到一棵油桐树,还倍感亲切的。我走到这棵歪脖子油桐树下,那股淡淡的香味弥漫在周遭,余韵犹存,舒爽的感觉无以言表。

看着这棵曾经的旺族而今却倍显孤单的油桐树,不禁心生怆然。再过若干年,当这种曾经带给农村人几多实惠、几多记忆的树种消失殆尽的时候,谁又会想到它们以往的茂盛和辉煌呢?

风吹过,几片油桐花飘落而下,尽管略显孤单,但一片清爽依然谱写出山野茂林的乐章。

